

窗外的野鸽子

文/姚雪芹

天气有了秋的味道。临睡前，我喜欢打开所有的窗户，让清凉的风肆意地在房间的每个角落自由游荡，这样，到了清晨，我便可在一阵阵鸟儿的唧唧声中悠悠醒来，完全不用依靠闹钟的吵闹来叫醒耳朵。

有一天，麻雀“叽叽”的叫声被一阵更为响亮的“咕咕——咕”声取代。声音虽然大了很多，但声线却不似麻雀般清脆爽利，而是像女中音般浑厚悠长。我循着声音来到厨房，只见窗外的花架上栖着两只鸽子似的鸟，身形比鸽子略小，羽毛灰中带褐，尖尖的喙配着圆溜溜的小黄豆般的眼睛，颈项处有一圈亮闪闪的黑白色斑点，长长的尾翼和鸽子扇形的尾翼相去甚远。

哦，这是两只俗称“野鸽子”的珠颈斑鸠，这种鸟在江南一带非常常见。多年前，儿子在楼道内曾经捡到一只，不过它当时被打伤了，一只满是鲜血的翅膀耷拉着。儿子小心翼翼地捧着它，一见我回来便焦急地让我给小鸟治疗。我看着那几乎快断的翅膀，明知没有救活的希望，但终究不忍心让儿子失望，还是拿出小药箱给它消毒包扎。蘸着碘酒的棉签一碰到它的伤口，它便受惊吓地扑棱着翅膀想飞起来，无奈伤势太重，只好不停地发出低沉短促的“咕咕”声，仿佛在诉说身心的痛楚。我当时以为是邻人养的鸽子，包扎好后，便跟儿子商量，给养鸽人送回去。儿子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答应了。邻人一看说这是野鸽子，伤得太重活不了了，不如杀了炖汤，营养丰富。儿子听了，抱起装鸟的盒子就走。晚上，我们在盒子里铺上软软的棉花，放上水和小米，又点上一盏灯给它取暖，希望小鸟能度过受伤后的第一个夜晚。然而，第二天早晨，小鸟还是死了。看着儿子眼泪汪汪难受伤心的模样，我顾不得催他洗漱吃饭上学，陪他一起将小鸟埋在楼后的一棵香樟树下。因为我

始终觉得善良品质和悲悯情怀的养成远比冷冰冰的书本知识的学习来得重要。

此刻，这两只栖在窗外的鸟儿，明显是一对情侣，你一声我一声地“咕咕——咕”，叫得那么欢快，每一声叫唤，应该都是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情话吧。一会儿，一只鸟飞上一只空的花盆里，另

一只则“扑哧”一下飞走了。不一会，飞走的那只鸟衔着一根十多厘米长的细树枝放进花盆里，守着花盆的鸟“咕咕——咕”叫两声，仿佛是在给予鼓励和赞许。我想，那根树枝应该是雄鸟送给雌鸟的礼物吧。

第二天早晨，我依然是在斑鸠“咕咕——咕”的叫声中醒来。悄悄来到窗前一看，发现花盆里已堆了十来根树枝。我很惊疑，难道这两只斑鸠要在花盆里筑巢？鸟巢不是应该在树上的么？接下来的

几天，我发现花盆里的树枝仍在不断增加，真的成了一个简单的巢的形状。一天早晨，鸟儿的叫声由原来的长音“咕咕——咕”，变成了简明的“咕咕”声。难道是别的鸟儿来占了它们的巢？我一骨碌爬起来，轻轻来到窗前，只见鸟儿还是那两只，只是一只匍匐在花盆里的鸟巢上，一只停在花架上。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它们忙碌了这么多天，原来是为了繁衍后代。

第二天，两只鸟为了觅食全飞走了，我惊喜地发现在那个简陋的巢里躺着两枚透着微红的白色鸟蛋。一会儿，一只鸟飞回巢中，静静地趴下，开始了丽日下苦苦的孵育。我慢慢拉开窗户，想偷偷放点米粒在旁边的花盆里，免却它觅食的艰难。谁知鸟儿“扑拉拉”地扇起翅膀，一边发出威胁的叫声，一边紧紧护着身下的鸟蛋，我只好无奈地收回自己的好意。但窗外的小鸟成了我心挥之不去的牵

挂，每天一回家，总是先去厨房隔着窗户看上一眼。下雨了，我担心鸟巢会受潮；刮风了，我担心鸟巢的安全；艳阳下，我担心鸟妈妈中暑……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鸟妈妈一直趴得很低的身体上半部微微抬起了，我站在窗前静静观察，终于在鸟妈妈的身下露出一个湿漉漉的小脑袋！而鸟爸爸则忙碌地飞来飞去。

原来，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温暖的阳光，清爽的和风，一个安居的巢，一个相伴的爱人，有慈爱的父母，有绕膝的儿女……



漫画 郑海仑

追寻稻草的踪影

文/蒋裕清

十月，又是一个秋收季节。一望无际的田野里，收割机在金色的稻海中穿行。隆隆的机声过后，一袋袋稻谷抛洒下来，而稻草却不见了踪影，留下的只有一股股气味，这气味中夹杂着缕缕稻米香，浓浓泥土香，还有郊野百草的清香。它直直地钻进我的鼻孔，又迅速地向空中扩散开来。这分明是我所最熟悉最喜爱的稻草香。顿时，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稻草飞舞、稻粒飞蹦的场景，情不自禁地追寻起稻草的踪影来。

我生长在农村，生日正是在秋收时节。稻草曾给过我太多的童趣、无限的温暖和前进的力量……

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季节里，无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谷场上，或是村头路边、房前屋后以及家家的灶间，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稻草捆稻草堆，乡间的空气中日夜弥漫着浓郁的稻草香味，整个乡村就成了我们这些顽童的游乐场。稻草捆搭建的天然防空洞和战壕，任我们东钻四藏，树枝机关枪“叭叭叭”，萝卜手榴弹“轰轰轰”。星空下，月光里，满村的同伴列队分组躲猫猫直至深夜不归，在稻草堆中迷迷糊糊过夜的趣事屡有发生。为了看管好已脱粒待晒的稻谷，晚上大人们用稻草搭盖临时窝舍守夜。在这别致的“别墅”里，我们曾尽情地欢笑歌唱讲故事猜谜语，直到浓浓的稻草香味把我们迷进甜蜜的梦乡。

想当年，稻草对于农家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一日三餐都得靠它一把一把地塞进锅灶燃烧，才有了屋顶的袅袅炊烟，才有了灶间的氤氲雾气，才有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

天气渐凉，家家的主妇都要挑上两捆比较直比较长的稻草，抖掉枯叶，在每张床上铺上一层厚厚的黄灿灿蓬松松软绵绵的铺垫草。睡在这温暖的稻草垫上，听着窸窣窸窣的稻草发出的响声，闻着丝丝缕

缕的稻草香味，劳累的农家人的梦便会做得特别甜、特别美。

牛是农家宝，种田少不了。北风呼啸百草枯萎的冬天，稻草成了牛的主食。即使柴火再紧缺，农家也不能委屈牛的肚子。趁着老牛吃饱喝足趴下反刍的时机，我们偷爬上牛背唱起了童谣；寒冬腊月北风吹，我家牛儿长得肥，牛儿牛儿力气大，耕田推磨全靠它。

当春风徐徐杨柳泛绿时，农家又忙起了搓草绳、打草鞋的活儿。稻草绳是用来捆扎来年的麦草、豆萁、棉秆的。没有它，一年的庄稼秸秆便散乱无序无法收拾。草鞋是穿着干活的行头，因为布鞋只有走亲戚才舍得穿。不过穿草鞋是要忍受扎脚、破皮、出血之痛的，只有咬紧牙关坚持到长出老茧后方能自如。都说穿过草鞋的人接地气，走路坚实，一步一个脚印，确实很有道理。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帮着大人搓草绳打草鞋了，个中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上初中时，校办砖厂的砖坯场，有稻草的身影，大批的稻草帘子覆盖着成形的砖坯，以防雨水侵蚀；后来，在一次次防汛中，成千上万条草袋运抵一线，它们在围堤挡水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大规模绿化植树造林中，我又发现了稻草的踪迹——它们拧成的绳子紧紧地包裹着大树根部的泥土……都说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如今，科学发达了，连垃圾都变废为宝，稻草作为大自然给人类的一大馈赠，它的深度开发价值以及潜能的发挥前景更是十分广阔。

愿稻草的身影和踪迹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给人们以更新更美的享受。

霜降

文/张晓波



一眨眼，霜降就到了。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一过，就意味着寒霜降临，万物渐次下沉。村庄凝固成鹤鹑瑟缩的模样；大河越流越远，露出一根苍白的肋骨；麻雀灰色的脊背上，涂满了黄昏的颜色；野柿子树干修长挺拔，犹如古时书生，落拓乡野，清瘦得有出尘之感……唯有小野菊是此时山野中最大的亮色，就如陶渊明的小女儿，一脸天真，烂漫无比，叫人既心疼又心喜，让略显荒寒的大地变得柔软馨香。

那年，我初遇“彼之砒霜、我之蜜糖”一句，不太理解。当看到下霜，顿时明白了一二。是啊，霜对大部分夏季果蔬来说，是威严厉厉的。但它却是秋季果蔬的恩物，苹果、山芋、青菜被霜打过，才会有真正的甘甜。就如经过磨砺之后，有慧根的中年人，那样从容、安宁、丰腴、清甜。

晨起甚凉。野草、树叶、绳索

上，都镶上了蕾丝花边。猛霜之后，便是响晴日，晚秋的天空真是明澈，秋阳温情地抚在脸上、身上，煦暖惬意。老猫儿在落叶的树下，慵懒闭上了眼。你无须费心取景，随手拍下，便是一帧好照片。

看，一锹一锹翻上来，一只只胖乎乎的山芋露出身子，还粘带着新鲜湿润的泥土。农户一筐一筐将它们抬回自家院子，饭锅里蒸上几个，一揭盖就能闻到甜香味。主妇将它们切成白花花的山芋条，趁天晴晒几个日头。山芋干与馒头干并列，是小屁孩解馋的上好零食，也是赶路人的常规干粮。

“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霜降正是割稻时，庄稼人下地，甩开膀子，丝毫不惜气力，将一把长柄镰刀挥舞起来。眼中有稻谷金黄，便是一肚子喜悦，哪觉苦与寒？饱满汗珠终于得以幻化成迷人的笑脸。

农人日间将劳作和收获集合，晚间把庄稼的果实和根茎集合，放在仓廩中，放进碗钵里，垫在铺盖下，与它们情同手足、相依相偎，以此表达对大地日积月累的感恩与赞叹。惹得英国文豪毛姆都惊叹：东方农耕生活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慌不忙，不惊不诧，相继累积排成长列。

当然，有个前提，没有烽火，才会有此福分。